

樂急啓事

自各貨跌價以來，收買土紡機子棉的價亦須減低，茲決定從本月十四日起重行改

頭等錢 每兩券洋一百二十五元

二等錢 每兩券洋七十五元

收錢日期星期日及星期三

被服局採辦處

解天月版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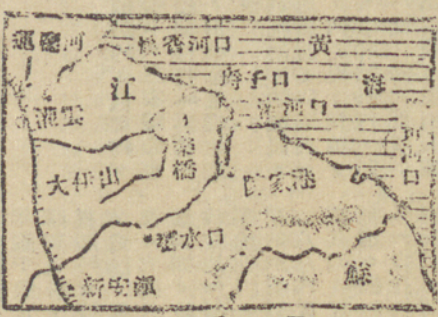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十三日 夏曆乙酉年九月初八日 (九月十九日霜降
十月初四日立冬)

全部控制蘇北沿海鹽區

我
軍
解
放
南
淮
臨
場

一百支。



○新華日報訊：蘇北鹽務區已全歸我控制。自鹽務區歸南鹽河以南南鹽河，蘇北沿海鹽區已全歸我控制。我控制之鹽務區南鹽河以南南鹽河以北海海之濱約一萬平方華里之國土，其中包括重要鹽池陳家港、乾子口及軍事要點鹽水口、鹽安鎮、大田田等十餘鹽池，均已被攻佔。自九月八日起，我三路大軍以秋田田緊要之防，總指揮張敬堯率國軍踏上連淮區之大漢奸徐運璣總部，敬覺風披靡，我軍正乘勝追擊中。

○新華社華中二日電：我新四軍新解放兩淮鹽場：淮南鹽場與中川場。淮南場北連海口河，南連老黃河口，長達一百廿里，地位在淮北。實際屬於淮南鹽區。其中包括大德、大阜、大源等七個公司，計有一百四十餘條井，自一九三二年份派鹽八千餘杜民，年產食鹽五百萬担以上。自一九三二年份派鹽后，鹽商逐漸衰落，各公司相繼倒閉，至今春春，七家公司僅餘大源一家，勉強支持。杜民遂往我解放區域領取糧食或另謀生路者甚多。

蘇中我軍五年來戰

太子十日當
人太子平僑
德仁，時務武
會長楊道衡景
日幹部人民的
中軍機總保
中完全證實。
被關一羣抗日
被關銀手縛捆

蘇沛正英勇的步入刑也，
我城區抗日最積極的幹
部黃金堂同志，身上還插
着「鐵警城關區奸匪區長
」的標子。這些慘不忍睹
的情景，只是特務漢奸居
殺總隊成百抗日幹部和人
民的一幅縮影。我軍解放
臨後，連抓個罪大惡極的
漢奸已大部脫網，全縣

縣的人民正在發動控訴
動，準備公審。

「新華社太子十日當
那台城解放後，縱隊員
們擁擠在「辦公所內，
審個會」的辦公所內，
請受審。他們紛紛提供情
況，希望工會早日成立立
工會將首先幫助工人個
生時間問題，預計工人個
員工，兩三天內即可容
舉畢，那時他們要自己
舉領導人。空前未有的
主生活，已經大大引起

安返新加坡 抽的一個人
馬來亞頭等郵船
會發新加坡華僑勸業局總會主席陳嘉庚，已由巴達維亞乘機抵此間。在歡迎他的宴會席上，許多高級政府官員，包括麥基倫爵士亦在場。

某些重要漢奸仍逍遙法外
重慶各界要求懲奸
陳逆公博等解至南京

【本報訊】九月二十七號自丁先生投函新華日報，揭發黃國樞

為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兼第一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總裁、的北平偽中央銀行

三才圖會

國共談判的成果與今後的任務

一部分。由於中共在這一方面的大大讓步（巨大的縮減解放區軍隊的數目，從八個解放區撤退等等），使這個問題雖未全部解決，但已給進一步的協商，建立了基礎。

個離地即離三百五十里以上。我部有糧儲甚多，
華駐軍十二日電：「我軍解放蘇北鹽場後，第一步工作就是收復救濟災民。上月廿日我軍初至時，立即收復救濟災民。我旅政治部主任親自召集災民談話，並撥米類萬餘斤救濟飢餓。一位叫王老參的災民得到飯食後感激的說：『前年我到根據地逃荒，叨領新四軍的光，日夜想濟新四軍早些來，今天真是來了！』其他鹽商農民，聽說民主政府將重振鹽業，保證自由，無不歡欣鼓舞。」
蘇駐軍十二日電：「我新四軍於三日解放清縣四鎮之一的一時村（宿縣東北）。本月一日我新四軍對時村進行攻堅戰，時值陰雨連綿，天氣驟寒，我指戰員均在夜水泥溝中作戰，戰士高林茂田、楊文久、潘佐倫等赤身涉險，兩人深入水壕，破壁網罟。是夜三時，我軍即在風雨交加時村西三十里之道莊子，於上午八時，僞軍向西北方突圍，為我步槍包圍殲滅，我騎兵士劉錦章，生俘僞團長劉永貴一名，灰古堆鄉駐之僞軍，在我軍威壓下，向我投降。三日清晨開關，我戰手開槍同時村北門開關，連三小時，敵前沿工事全部毀滅，我在砲火掩護下，渡過獨橋半鐘後，佔領清池鄉，攻陷縣城，源源僞軍慌忙向東突圍，我埋伏於西門、南門騎兵，即轉鋒向東，迎擊突圍之敵，斃傷騎兵，敵人全部為我解決。我生俘僞淮海省一名，及鹽少部員胡胡連湯普以二千零十七支，手砲六門，汽車九輛，電燈廠一，反國士八百方里。至此，皖北津浦路東點全部肅清。」

（編到）本社戰地特派記一說：九月十四日，我練

繳獲長短槍十萬支，各種砲五萬餘挺。

二千五百餘挺。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蘇中軍區司令部頒發表蘇中解放九四五年九月）之成績如下：主力作戰七、六八五次，收復軍六、八九一名，擄軍六、八四一名。生俘日軍二三八名，三五七名。我軍負傷一六三〇五名，陣亡八、六〇一名。一四三支，山砲四門，各種砲五五四五門，擄彈筒二四〇個，挺，各種槍彈二、一五九二、一四發，各種砲彈八、九四一發，馬達十部，摩托車六十一輛，汽車一、九四輛，汽艇十五艘，七八五匹，各種刀六、八七五把，電台八三架，電話機四三三架，兵工廠四座，修械所三座。其中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大進克服據點二六處，收復縣城八座，即寶應、興化、靖江、泰興。斃傷敵軍九〇名，傷我軍四九四名；俘虜日軍十五名，四五四名，陣亡五七七名。我繳獲長槍一二、〇五四支，短槍彈筒二八個，輕機槍五二挺，重機槍五三挺，手提式各種砲彈一、九三五个，各種榴彈八、九九四個，馬達十部九匹，自行車四六輛，各種刀一、二七把，電台二、四架，機四架，印鈔機一架，兵工廠四座，修械所三座。

九門，輕重機槍

建立以來五年（一九四〇年七月至一
九四一八三處，內有縣城八處。警備處
區軍八、三〇名。反正警軍六、
警隊長槍九五、五九〇支。提槍四、
軍槍二、五二七挺，手提機槍五八
各種榴彈八六、七五八個，飛機二架
九二六把，自行車八七一輛，戰馬
架，發電機四架，收音機四架，印
以來的設備如下：主力作戰四二架，印
、如果、啓東、海門（被敵重佔
、第一九、六二名。我軍負傷二
、五七支、山砲一門，各種砲二九二門
八挺，各種榴彈一三六、三三發，
戰馬二十三輛，汽艇十五艘，戰馬六
話機一五六架，收音機二〇架，發電

，有幾個偵份子，企圖
入登記，工人們馬上把
們檢查出來。半天內就
參加工人糾察隊的，已
七十多人，許多工人編
了敵人埋藏的物資。工
籌備會解決領工人成立工
察隊，解決一部份人的
活困難外，並負責給其
工人介紹職業。

張治中

【本報訊】國民
張治中將軍，陪送
時牛樂原將飛渝。云
總司令等中共負責
界代表及警察數十
敬饗告別，爭場歡
飛同志同機赴渝。

後，住在葉子嵐馬鞍山莊，被當作上賓招待。平莊，被派以某團官職云。要求當局立即通緝、逮捕楊玉、李守信，以及其他一切賣國賊，取消偽軍法，交給人民審判，處以國法。

九月十九日新華日報載稱：偽臨時政府時代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席返延後，已於昨日十時抵達省，有毛主席、朱總司令、張政訓主席、各軍政要人，向羣衆歡送。中共中委王若

公然開慶，向財政部及公關機關報告，現已公報，現北平。此外，武慶各界人士，對於蒙黨漢奸的呼籲，近仍於樹國節。九月二十七日新日報載，國民參政會開會時，黃參政已與培等提出國案，主張張敬芳討好及時宣佈名單，分別逮捕。九月二十五日渝大公報載，重慶市參議員傅克麟、周欽岳等十六人亦有同樣提議。他們在議案中寫道：「除廣州市參議汪道衡之嫡系漢奸數人外捕外，尚有重要漢奸多人仍逍遙法外，並開向有潛入本市（指重慶）編者」活動者，而我牧復軍政當局亦未予以任何處置，如此是非不分，正義何在？」

九月廿三日大公報載稱：「匪黨教育界蔣蔣慶慶會

蘇中我軍五年來戰績

【本報訊】昨（廿五）日，粵省臨時政府委員、財政總長、並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總裁」的北平陳中央銀行新華日報，揭發黃國政舉，謂他們要自己選舉領導人。空前未有的民主生活，已經大大引起工

從三路突進，敵人案千
二小時激烈巷戰後
關和西關全為我軍佔
城，消滅了向我猛烈射擊
的偽機槍射手。李亨漢端
着機槍，躍城而上，一梭
安隊的照片
從照片中看
幹部和人民

金證實。民的一幅縮影。我軍解放
羣抗日的。縱願後，這幾個罪大惡極
銀手拷捆的流氓已大部就擒，全盤
見，希望工會早日成立。
工會將首先幫助工人解決
生活問題，預計七百多個
重慶各界要求懲奸
東逆公尊尊母至南京

，於北城南商營區的
戰便開始了。久經村
們的雲南我軍健兒，
直撲城頭。騎者連一掃
，層戰我抗
，已在

[illegible]

二時，密佈了，重砲機關槍密集的同城頭射擊，戰士們冒著敵入投下的一團團的血紅的毒彈火砲

捕的一個人——馬來亞政府警察

砲礮，水深沒頭的護城河，進行頑強抗拒。我軍如不消滅特務，是無法解放城內同胞的。廿三日廿

台籌備成立鐵路工會

南洋僑領陳嘉庚先生

【合衆社新加坡九日電】南洋各地日理及他處

緊包圍時，守城的饑軍在特務的欺騙威脅下，仍想差四丈高的城牆，密佈的

縣捕獲自要漢奸

開大衙門，放火海，攻城時，武士，冒著敵人彈雨，一面奮勇戰鬥，一面給命殺火，他們終於消滅了清賊！呼着：一二三！

在後面的聲，由於掉掉了唯一憑藉的來路，城內傷兵退還還了兩三千三百人，我軍傷亡不及一百人。到翌一與千名之光榮復歸。一與千名之光榮復歸。一與千名之光榮復歸。

領。在南關戰鬥中，爲軍
持槍與子用手槍與使士兵
擊如雨城附近的民房，南
已熟練的融

五、六個兵士，都登上了城牆，槍聲的動
搖起來，各處發出「陸長
不行了，快撤吧」的喊
聲，而敵軍——廿四日清晨三時
，一羣一羣的開槍，放下
了武裝，那台城全部被攻
下，那台城全部被攻下，
內解放者阿比重開數年的
「朝鮮社太可怕了」電」
，待遇高十倍，日本人可以
領到一切設備，從軍衣衣
服到藥品食糧，中朝人早

德萊塞加入共產黨

兒童英雄趙金樑

記一九四五年一月趙金樑在晉綏邊區羣英大會上的自述

李文辛

咁嘅小學校，乜樣教人識字過一年，咱們兒童們，都係做人家懶得要命。自從今春（指四四年，下同）我們兒童組織放哨以來，大人可記曉啦，看了路些不緊，還要攞上手；又簡單下，誰也得遵守。放哨時，小女我係今年三月上的學，那時，有許多兒童渡上學，教員說：識字的人多了，才能把革命的事做好，咁就教兒輩上學，我就引來七八個學生，有些大人不願意讀，嫌學不下甚，還要強工，我就和同學們每天去門外叫，你叫張家，他叫李家。我告他們說：『窮人過去不對，就是吃了不識字之虧，現在前上學了，不叫去上，就不對。』幾會也帮了我們的忙，後來，全村大部份的，都上了學了。

大人們上山開荒，我們集合在村邊邊上啦兩天，同去吃飯罷了，趙牛牛的父親趕着牛，不見牛回家，他跑到學校問先生，先生說：『並不是這些孩子下河溜，要水生同牛牛家父親到河潭邊尋見，聽村婆人開荒，牛牛父親氣呼呼的起來，聽村婆人不說，白不說，給了牛牛一頓打，把牛牛准他開荒。這可把我們氣慘了！大家都沒上個兒課，還差點扣了名。』

吃飯罷了，大家都不說話，

我在學校唸書，不紙紙筆墨，許多窮兒童也和我一樣，想不方便，想教教告訴過我們：「兒童不光要唸書，還要鬧生趣，自己解決自己的困難。」我想：「咱村大人們總起玉來了，有的開荒，有的翻地，我們兒童，大家也可以組織開荒吧。」現在兒童隊當分隊長，在學校當學習組長，召集兒童很容易，便一下子找了十二個兒童，一搭開會，說到大家沒有紙筆，兒童們都談開：「這個說：『我起訂開荒記。』」

「那個說：『我想買桿好鉛筆。』我對他說：『買鉛筆，訂本本都辦得到，只是咱們要在一緒商量，討論了再議，便沒問題。』兒童們都贊成我的意見，討論了可點火哩，大家決定都從自家自己拿紙頭來開荒。規定在早晨八點，午晌下學開荒，下午三點，晚飯以後拾糞，燒山藥。咱們怕教員說生疏誤學習，不該咱們開荒，咱們就不給他知道。這些都辦好了，不該咱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糧食，解決不了這個困難，荒還是開不成。下學回家，我一邊走一邊想：『找我父親去罷，他是農會主任，該能給咱們解決糧食問題。』

「一回家，我對父親說了，父親笑吟吟的：『好罷，開荒解決困難，這是毛主席的號召，我去寫會討論，幹兒沒問題。』父親叫農會去討論，我農會叫咱們做開荒，要多少種好，父親都領給。這把我樂壞了，第二天上學兒童們，大家帶着金鈴去開荒。年紀小的兒童，

說了，父親答應去找牛牛父親解釋，原來，咱孩兒們開荒不頂事，自費工夫，他又會拿你家的。我父親向他說：『種籽農會借借，時間，我們已開了一畝多生地呢；牛牛，又把牛牛送回來，咱們們一搭開荒。國員早知道了，他說：『開荒擴大生產，是要你們不誤學習，沒關係，你們開荒吧。』的兒生滿意，也來同我們開荒，齊喝落上勁。

我們這個組，增加成十三個兒童，開下我們這個村裏的一個拐子老漢，教我們下好三畝大豆、七畝蕎麥、三畝山藥、蘿蔔、夏藕開始，我們先劃第一還草，接着劃第二還草的時候，那鄉間機以開荒的兒童參加。我想：『你們參加吧，可不准破壞草棚，每個個破破壞壞開了。』原來還草草棚好，長出許多細苗苗，那個個位依，反把細苗苗，我看了幾遍，都是這樣，他個說：『我們喜歡吃呢，要把細苗苗留了可買火哩，說好了誰一個，叫他去割。』

自己割，第二天他個再過來參加。

又過時，父親對我說：『再使你們開荒，要多少種好，父親都領給。這把我樂壞了，第二天上學兒童們，大家帶着金鈴去開荒。年紀小的兒童，

續完

四川旱災故事

李南力

四
張寡母正不知道怎麼樣才好，老四還躺在水口當中，拖又拖不起來，而且雙足亂蹬，濺了她一身稀泥和潑水。

「你……打死……打死……我……我……打死……我哇！」

「好，你仗恃你有錢！你……」

黑二氣得說不出話，看見老四還躺在裏面，忙蹲下腰去：「老四，老四！打在那呀？」

聽見他爹來了，老四呻吟得更大聲些。

抱著頭的水烟往地上一跌，

旁邊人一點一

麻林，爬了

的雙手，用勁的把
口上按。
「老四像叫起
有人說：『手脚輕
脚腳一點！』
三娘看了那人一看
不住驚！不按一下
領，被催飛起一臂，正
在腰上。
「使黑心，不還天良
！他憤憤地轉過身去
站得遠遠的罵。
黑二幫忙喝住他，『
燕不要亂動手，我們
她去喊說就是。
老三說：『老巴老巴

「有緣份女人，你硬要挑進來看一看。」

「有咪子好歪頭，頭破血流的。」蘇林三娘說。

「那老堂客真毒辣呀！怎麼下得手哇！這把子挖進去，後子深埋。」後兩句話是回答一個站在遠處的人的。

「保長，」她懇訴說。

「保長，」黑二慌忙忙。

「呵！保長嗎？驚動咁。」

九嬭忙拉了個藤椅給晏長坐，閒人們就圍在藤椅周圍。

「保長，」她懇訴說。

「保長，」黑二慌忙忙。

「影叭」！
「影叭」！
山上山下，
向太陽的地方，
打場
飛燕
紙。

在床上有氣無力地
黑二爺不如那些
朗了，好幾個夜裏
聽了一，守著
沒
「這陣好一點嗎
端了一碗水，俯身
上崗。
「呃……好……」
「老四說因為忍著

叫。日子硬。
眼。睛。都。
老。四。他。
在。床。沿。
點！
痛，牙

的叫。

黑二爺趕到了，張銀母忙向他說：

「二爺來得正好，老四被耙子戳了一下，破了點皮。」

「什麼破點皮，人都叫你打死了嘛！」

「看看哪！打得傷的麼！」

「聽你放樣子啊！老子先抓你去號室——」

他撿下案子烟桿，伸手去抓張銀母。

「不要動手動腳的，你點幾錢陪你上野路！頂多放點藥錢。」

「爹，」他拖聲拖氣地說：「我個冤家！……頭發落她打破了啊！」

這時周潤德，左隣右舍聽見聲音，趕來了不少的人，老四的大哥三哥，和被他硬心放水的那個麻林三娘也來了。麻林三娘唧咕唧咕的說：

「下環跑老手哇！！」

那個帶得有火烟筒，快刀一把來貼在街口口上，再等一會，血都流乾了。

有人給了她一個水燭，她就七手八腳的拖開老四

見他又要逃走，走了一條路，一個爛娼婦纏住他，一羣人在她面前圍着，一羣人

張振雄

去了。

她的眼十樣，廣四個

在她胸前

個。

「你個女兒：九娘、十娘也起來了，九娘的大牌板姑娘濕的跑來，正點着燈後，飛婆每一邊捧着她也点了錢。」

「是飛婆挨打的，他而去扯她一推。」

「要招人命。」

「屁股坐到地上。」

「大兒子楊燕，看被別人打，這樣子。」

「是那。」

「下幫親手吐起來。」

「對！先把他搶起來。」

「麻林三娘一邊撈下河的綳船，給老四把腳擡起來，」

「二爺，把吳保叔起來！」

「沒有公事人在樹下。」

「楊燕說：『我去請！』」

「飛婆快跑了。」

「張婆在地上啾啾罵家裏的：『喔！你們嚇家使人多爲王呀！有活三對方面，一起起的賺得！你屋人醒在吵！悶得。」

來了！好幾個人一齊聲開一條路。
「大肚皮！」一個小孩輕聲的叫。
黑二氣忙從堂屋裏迎了出來。
吳景長懷後腰間的鐵子，時不時用手去擦眼睛，瓜皮帽歪戴在頭上，兩片魚尾毛鞋在地上拖得唧唧噥噥的響。
「除了手嘛！黑更半夜的，驚魂膽四圍索。」他攔腰拖地問。
這時，張媽媽的邊忽然叫了起來，已快天亮丁，「保長！」黑二氣忙

是要寬免的。」
「二爺，坐下談，坐五說，有躲了不得的事嘛！」都是老主老客的。」
「老三忙說：『什麼老主老客呀！又沒官報地黃冊。』」但祖怕吳景長看清楚是鬼，躲了忙慌裏看清楚。
「不是老主客，也是多年的親戚朋友嘛！不沾個也帶酒飯，不要生分了。」好好談。」他忽然轉向兩家婦：『大姑婆，究竟老鬼弄出來的，怎麼還不當心一點子！』好像很老成穩借。」
「是哇！保長你聽哪！」

到處在打擾。
十幾個人排成兩行，
每人一把縫紉，
面對面站著，
你上我下，
我下你上，
川流不歇，
相互不亂。
打擾的另另一端，
也有好幾個人，
他們在揚場；
木墩活了，
合院的穀子活了，
狗們在天空
振翅，
成，
木墩，
像金，
九月，
重陽，
正是，
勞動，
勞動，
眼兒，
他們，
加油，
加油，
從早

底下的發種子，
能草。
下面的發粒呀，
像爆的
炒一樣！

說的秋風，
剛要的太陽，
有幾的好時光；
的莊嚴漢們，
一年，
治的黨們莊禾，
格外心喜歡；
秋收，
打場！
辰直到天晚。

由院後也吹來，
西風說他打
搶幾寡母的家，官
了，原本停在張家
，也被逼着搶了，
大和老莊還關在莊
龍說要滾去當莊丁
了，屋一天一天出
丁，陽下裏別動得
了，野外像燒紅了
所有傍上的天花
全裂透五寸寬的
再弄水也不管用了
全顯得焦黃，擦擦
點黃。

但張家母也當獨
從壺裏取水，又從
故，長得綠油油油

不該打
開打輪
的老四
米。老
裏，還
得更圓
微蒸糯
烙飯，
水田，
日子，
。伙子
火柴就
的田，
落田裏
，已經
黃色

夜襲

黃均倫

劉
志
丹
故
事
之
三

連着幾夜都是昏沉沉的，意外的大風，在草地上，漫天的吹着，吹的大小樹莊顯得更加荒涼、貧苦。驟然，路邊進得『關關』劉志丹紅軍的白軍，連着幾夜受到紅軍小部隊的擾亂，搞得覺不能睡，槍不能離手。他怕他狗咬，狗一咬當是紅軍到了，就忙着跑起來，驚慌的向四外亂打槍。他們日夜加哨提防紅軍，可是，一到夜裏，四下還是紅軍的槍聲和火光。於是哨兵不見了，查哨的也失蹤了。白天派人到四下偵察，也摸不清紅軍的去下落，只從老百姓聽到：『夜黑天紅軍來過。』

老鄉們都驚動了，一個傳着一個說：

『劉志丹帶着大隊紅軍來！』白軍眼看就完了，紅

第六夜，天邊上掛着鐘形的月亮，和幾顆星星，唧唧的吹着，在蒼遠外面的九月的夜裏，冷的要結冰了。

極亂的任務完成了，今天要準備進行夜襲了。

一隊紅色的騎兵，從沙崗上進來了。他們帶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把月亮遮住。頭前的一個是劉志丹，馬騾涉過一條淡水河，最後在預定的地方停下來，派出去的偵察員跟聯絡員們回來了。他們把偵察到的和擊擊接頭的情況報告給劉志丹了。劉志丹笑着說：

『我們有了擊擊，就有了勝利，……一好，擊擊永遠是咱們的。』

接着馬騾又拉長的前進。三更天，把白軍緊緊的包圍起來了。

連受驚的白軍，受的實在支持不了，偶感醒來，也聽不到什麼動靜，又睡過去。哨兵和：『往大狗咬成一個，爲啥今天狗不咬呢？大概是紅軍不來了。』

不大的工夫，在風聲裏忽然發出了槍聲。叫喊聲，好像一陣猛烈的雨點子；紅軍的騎兵一直衝進了白軍的駐地，盤據着遠四十里頭的白軍，就叫紅軍搶奪下了。

天亮了，大大小小的老鄉們，笑嘻嘻的走了出來，他們想看一看紅軍的首領劉志丹。

有的老鄉拍着驚悸和半子來慰勞紅軍，劉志丹急忙下了馬，向老鄉們揚了揚手，說：『我們祖當不起慰勞，這大打應仗，多虧你們各家幫忙餵了狗。』

亂轟轟的人語中說着：『那的話，紅軍和窮人是一家，應該吃咱們的！』有的說：『老劉跟咱們百姓一樣咧。』

當天，劉志丹帶着紅軍又打回去了。

「亂交人呵！公用的？我沒有那樣長的臉。」

楊老鵝是個有點輕佻的人，他插進來說：「兩個黑更半夜敢到乾梅灣去睡！」

保長把他們一瞥，都毫不開腔了。

「……」都從落由裏放水聲！「張某母親繞說：『老四便不叫放，讓站在水口當中擋住，我想用絕子法絕一下，那裏得過在他腳亮上了，他就喊起是天來。』」

上邊咬緊牙根，從門板上拋過來一句：「是媽！」

「牠在我！」顯然是牠！「咬病！」

黑二爺和麻林三娘幾乎同時說：「你不要講罷，誰還不曉得嗎！」

「我貼紙護華鏡！」張某母親。

眼淚在眼眶內，與保長進去看過，還是嘛！」

就接造着「爾」你們看，上不可是，都不想着，老三這腔的說：「……」被誤認向止得往一直混起來！「要算家母說成

他乾渴而深藍的臉，困難地掙扎出來。受餓的人儘不忙擴張；看說：『還沒有了止好血藥正解瘡絲綫，』

『有人不叫按喉！』水燭全爬在頭上找不出是那一個大家面面相覷，然擠了進來，大

母子抱了別人還在喊！水燭還能醒酒的老大忙叫

母子屋招人命啦

迎風高漲着。

黑二都也去乾洗，乾衣，弄園的水全乾了，只剩一丘稀泥巴

老大和老二屋裡乾了，幾個女人娃每天去壠上担水來忙不偷米。

他心裏要報復了。一個饑谷餓子，政府去。過幾天，下來了。說：

「在楊黑二所種地，雖然天天花田，但龍潭水可以灌溉，」報災情，不能成立。

「天哪！」他着了床上的老四說，『窮人的命命了呵！』

老四却在迷途極極

『爹，……水……水……』

都看了
就說了
出也
味，涼
吃，都
，我制
送到縣
麻婆抗
夜田滿
有各肉
該民所

看麵
沒有
地

冰！